



# 圣 剑 狂 情

(台湾)  
塞翁著

独家版权 翻版必究

# 圣 剑 斡 情

[台湾] 赛翁 著

上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05号

圣剑歼情

作者:(台湾)赛翁

责任编辑:白昌懋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长沙印刷一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 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:1—30000

ISBN7—5354—0690—4/I·571

定价:(上下) 8.80元

## 内容简介

武林一霸，将“圣情”二剑及《达摩真经》独自吞下；毁庄陷兄，图财害命，蛇蝎心肠，自是人间妖邪。娇娇淑女，倾心玉郎，冲破世俗，苦恋“小冤家”；果然蓝田种玉，种瓜得瓜。这武林争宝的阴谋诡计，善男淑女的有情姻缘，给天下武林写下了一笔醒世佳话。

## 作者简介

**塞 翁** 原名吕周书，台湾第二大武侠小说出版社春秋出版社负责人，现年八十岁，湖北省鄂州人，台湾老一辈著名言情武侠小说作家。老先生著作颇丰，先后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武侠小说作家，古龙、卧龙生、司马伶、陈青云等武侠小说大家均曾受其教益。

## 目 录

第一章	见利忘义	.....	1
第二章	良心何在	.....	74
第三章	黄雀在后	.....	130
第四章	不择手段	.....	184

# 第一章 见利忘义

寒冬！

夜幕低垂！

黄山天都绝峰，观日坪！

一群武林健者，冒着寒风刺骨，圈住一口大铁箱，虎视眈眈！猜疑，互不信任。

僵持顿饭时间过去，一银髯老者轻咳一声，打破沉寂、紧张，一抱箩筐拳道：“列位，请容老朽几句话？”

“秦岭寿星翁有话请讲当面。”

其中几人同声应。

秦岭寿星翁道：“咱们算得是志同道合的一群，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彼此应该信得过……”

乞丐模样的一位截口讽道：“人心难测啊！很少不见利忘义的。……”

手持判官双笔的一位，冷哼一声，也插上嘴：“什么志同道合！有些人根本是缩头乌龟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”

被骂者反击：“你敢骂人？”手按剑柄，蓄势待发。

原来内中有四五位戴有人皮面具，可能是出自名门正派，怕辱及门风而蒙面，要不就是有难言之隐。

秦岭寿星翁劝解道：“请大家不要动肝火，争义气，研究分宝之法要紧。”

原来大铁箱中装的宝物，难怪大家虎视眈眈、猜疑、看不开。

手持折扇着文士装的一位，唰的声打开折扇，倨傲的道：“论功行赏，宝物的分配，在下有权决定。”

“哟，落拓书生，你别以为你持有那份藏宝图，就想多得。论功行赏，最早发现宝藏的是姑娘我，如何分配，应由我决定。”语音如黄莺出谷，面比桃花，这发话之人，很响亮一瑶池玉女。

“狗屁……不行……三一三十一……平分……”

未见宝，先起哄，别的都是假，自私，贪心！

“大家别吵！”秦岭寿星翁制止住乱哄的群情，道：“老朽提议，在未开箱之前，先拟好分配之法……”

落拓书生唰的声再展折扇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当中有谁知道大铁箱中所盛宝物为何？”

“废话！宝物锁在大铁箱中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你落拓书生不公开藏宝图，谁能知道。”说这话的，是使鬼头刀的彪形大汉。

“大刀周森兄所言甚是。”落拓书生蛇随棍上道：“兄弟若不公开藏宝图，大家一辈子也休想知道大铁箱中盛的是些什么宝。”

手持银亮五尺棒的一位接口道：“那不简单，开箱即知。”

落拓书生冷笑道：“那就开吧？”

他是深深了解群众心理，谁也不敢贸然开箱，开必大乱，你争我夺，必定溅血五步。

几经参商的结果：

提存大铁箱中全部黄金十分之一，以为公开藏宝图的应得报酬，据以拟妥分宝物之法。

落拓书生满意地公开了藏宝图所记载之宝物：

达摩真经一本。

干将、莫邪宝刃神兵一对。

温玉珠龛一只，内盛辟水、夜明、仙露、火齐、挹尘、渥丹等六宝珠。黄金百镒（二十四两为一镒）。

按上开藏宝数量，真个是价值连城，其中如达摩真经、干将莫邪，更是无价之宝！

上开宝物最难朋分的是达摩真经及干将、莫邪二神兵。研讨结果，将达摩真经复制成手抄本，在场群豪每人得一份，各凭秉赋智慧演练，一年后就所学比武较量，胜者得保存干将莫邪二神兵一年，被公认为彼等的精神盟主，来年再比武较量更替。地点仍定在此黄山天都绝峰观日坪，时间乃定在与朋分宝物的同一日的今天，以资纪念。

这倒是个好办法，既可精进武学，兼可组织这份无门无派的散漫乌合之众，为一股新生力量。

于是公推年高德重的“秦岭寿星翁”赵不老为首届干

将、莫邪保管人。

以下自报姓名字号为：“铁扇公子”钱潘、“判官笔”孙继滨、“江北双钩”李广李平、“鬼头刀”周森、“行者棒”吴大用、“崆峒双怪”郑晃郑灿、“瑶池玉女”冯亚男、“铁算盘”陈秀、“褴褛丐”褚百里，加上“秦岭寿星翁”赵不老，另五位不肯透露姓名字号的蒙面客，共是十七人。

其中一位质问道：“不对呀！咱们参加寻宝是二十人，怎么少了三位？”

另一位接口道：“管他的，谁叫他们没有信心耐性中途抽腿，这对咱们有利，时已不早，快开箱分宝吧！”

“对！”同声赞同。

瑶池玉女冯亚男道：“寿星翁，你是咱们的首届盟主，财宝如何分法，听你的。”

“对！”再一次同声赞同。

“老朽恭敬不如从命，有僭了。”秦岭寿星翁道：“列位，箱中财宝，品种不一，甚难做到平均二字，得多得少，只好碰碰各人的运气，唯一办法，按人数区分为十七份，以抽签方法得之，大家可同意？”

判官笔孙继滨提出异议道：“这太不公平。”

鬼头刀周森接口道：“依你之见？”

孙继滨道：“平分黄金，拍卖宝珠。”

行者棒吴大用道：“阁下想的倒是不错，可惜没那份空闲时间。要知道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；只要消息一外露，咱们准是吃不完兜着走。”

孙继滨道：“依你之见？”

吴大用道：“将阁下所提拍卖玉珠的拍卖二字，改为分组寄存，留待来年重聚时再拍卖，有一年时间，大家不难查出宝珠的真正价值，方不吃亏。”

崆峒双怪郑晃郑灿兄弟同声道：“何谓分组寄存？”

吴大用道：“按照宝珠的颗数分组，如宝珠六颗外加温玉珠龛，就分七组寄存之，每组人数不定，但得两人以上，凡彼此信得过够交情，就自动成一组，至于代管之珠别，仍以抽签行之。”

众人同声认可道：“就这么办。”

寿星翁赵不老见无异议，遂照计把组分好，这才指定两位负责开箱。

群情再入高潮，暗中戒备，一脑子的发财梦！

“咔嚓”一声，箱锁被掌力震断脱落，箱盖被揭开。

群情哗然，秩序大乱，出乎群雄意料之外，大铁箱中哪有宝物，全是些砖石土壤，盛满一箱。

细一研判，不难辨出是新近被人调了包。

美梦成空，令人沮丧！

首先不声不响离去的是一直跟大家不大合拍的五位蒙面人。

余人心有未甘，议论猜测，不得结论。

最后出面收拾残局的仍是秦岭寿星赵不老。他道：“列位，是认命？还是要追查？”

意志坚定，同心合一的道：“当然要追查。”

“既然大家一致要追查，就得研究出一个办法与步骤，此刻，天色已暗，不如下得山去找个落脚旅店从长计议。”

共患难易，大家不再七嘴八舌，一致同意了秦岭寿星翁赵不老的建议，同应了声：“就这么办。”鱼贯下山，奔向山脚的郿县方向。

当天夜里，郿县大小客栈，都被一群蒙面客所关顾，奇怪，这些夜行人全不为财，虽然是翻箱倒柜，骚扰了住店旅客，但都未携走分文，去时都说声：“对不起，误会，误会。”

这些蒙面夜行人目的何在，似是个谜。

但这个谜，却在东大街的高升客栈，被揭开一半。

在高升客栈落店的客商中，有鼎鼎大名四海镖局的镖车，字号老，威名远播，黑白两道，无不看在四海镖局总镖头金刀向武扬份上买账三分。

敢情今夜这批蒙面客吃了熊心豹子胆，硬要折四海镖局的镖旗，卸车开箱验镖。

四海镖局护镖的镖师也不是省油之灯，当然金字招牌靠山硬，也是原因之一，一声令下，手下兵刃全出了鞘。

领头镖师送过言语道：“诸位，有道是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几位如有什么需要，只要兄弟办得到的，无不照办。”他见来者不善，十数蒙面客，个个都是好手。

蒙面客之一回话道：“朋友误会了，咱们只是寻找失物，无意洗劫贵局镖车。只要朋友合作，打开来看看，不是咱们的东西，决不乱动分毫。”

“家有家法，行有行规，打开来看看这句话很新鲜，在下

还是第一次听到。”

另一蒙面客接口道：“凡事都有第一次，阁下还是不要固执。”

“并非在下固执，这是行规。”镖师指着镖车上的箱笼道：“顾主托保之镖，点交后都一一上锁加封，中途不得开启。”

又一蒙面客道：“假使咱们非看不可呢？”

镖师道：“只有一个方法。”

“什么方法？”

“手底下见真章。”镖师话是一句硬话，讲得可是软弱无力，因他早已暗察敌我实力，只要一动上手，决讨不了好处。

对手蒙面客冷笑一声道：“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声落招出，舞起一对“判官笔”，抢攻领头镖师。

客栈停放镖车的厂房，空地有限，难容多人施展身手，不一刻功夫，四海镖局的人全数被摆平，任由蒙面客开箱验镖，无力反抗。

蒙面客还算手下留情，只是点穴制服住镖师等人，无一伤亡。

翻箱倒底查验一阵子，一无所取，拍活各人被制穴道，说了声：“对不起，误会，误会。”扬长而去。

负责镖师喊住道：“朋友，请留步。”

众蒙面客回身止步，一人答话道：“何事？”

“朋友仗着势大人多，折了四海镖局的镖旗，捣毁了镖车，就这样一走了之么？”

“你要怎样？”

“有种的，报个字号。”

“你小子不独学艺不精，罩子也欠亮。”言外之意，能报字号，就不用蒙面了。

“朋友们虽未取走一草一木，但这羞辱，是在下所不能容忍的。”

“你要怎样？”

“请由诸位中指定一位，与在下作殊死之战，至死方休。”

使判官笔的一位接口道：“小子既然活的不耐烦，大爷我就成全你吧！”

欺身上步，舞起一缕笔锋劲气，分点对方“肩井”“气海”两穴。

人怕拚命，镖师刀锋一领，迎着笔锋猛削挺进，逼使对手节节倒退。

拚命之招，是无法持久的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败象立现。

使判官笔的那位，乘势抢攻，步步进逼，喊一声：“着！”左手笔击落镖师手中刀，右手笔齐肩卸下镖师一只左臂。

血如喷泉，镖师不支倒下。

旁观的一蒙面客埋怨道：“这下可闯了祸！”

另一蒙面客道：“大家还愣个什么劲，快走！”

蒙面客众，顷刻去的无影无踪。

领队镖师不敌重伤，余众也就没人敢出头。一面救治伤患，一面整理托保之财物，间有不肖之徒，趁火打劫，将散失

贵重财物，顺手牵羊，大饱私囊，总之这笔账，是会一并记入蒙面客众账下。

领队镖师强忍着失臂之痛，吩咐属下道：“不可胡乱移动现场，一边火速着人回镖局禀明总镖头，一边派人轮番看守镖车，托保财物如有散失，谁也别想脱出干系。”

听了领队镖师吩咐，曾经顺手牵羊的心里有数，要想偷偷还回去，却比趁火打劫还难，因为先时不为别人所注意，此刻是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。不还怎行，只好硬着头皮苦笑着往回塞。

四海镖局设在祁门，虽离黟县不远，往返也要半天功夫，总镖头向武扬来的好快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就已率领人马赶到，显然是夜来众蒙面客大闹黟县诸种情形，消息不胫而走，落进向总镖头耳中，判断本局的镖车会在黟县出事，而星夜赶了来。

向总头一见所属狼狈情形，以及镖车被捣的七零八落凄惨模样，气的火冒三丈，指着部属骂道：“你们这些饭桶，无用的东西，真替咱丢人现眼。还不快把镖车整好，车回镖局。”

领队镖师因断臂失血过多，已无气力回答总镖头的问话，由助手代理之。

向总镖头老江湖，阅历经验丰富，听取在场各人的口诉，以及描绘各蒙面客的身材、语音、随身兵刃，他似已判断出捣镖者是些什么人，却又不解的自语道：“这些人，天南地北，不可能会搞在一起，难道我的判断有错？”

折了镖旗，捣毁了镖车，这是镖局的奇耻大辱，向总镖头问明蒙面客的去向，率众跟踪追去。

江湖中勿论白道或者黑道，都对保镖这一行业，见鬼神而远之。因为保镖者跟官府都有来往，有义务协助官府办案，在另一方面说，是不讲义气，出卖朋友，犯江湖大忌。

在四海镖局向总镖头向武扬卷地毯式跟踪追击中，众蒙面客终逃不出他的掌握，在百里外一处商埠，给截住了。

似乎众蒙面客对镖局的车队最感兴趣，时间选的也是午夜。

这次的对手是“大通镖局”，押镖的是副总镖头“快剑”江魁。随行的镖师，个个都是一等的好手，威风八面。

人多势众，艺高人胆大，自然不会轻易让蒙面客任意开镖检验。在话不投机下，展开了一场血肉之搏！

向总镖头率众适时赶到，加入战团，原本势均力敌，一变而为众寡悬殊，胜负立辨，一面倒之局。

无人雪中送炭，只有锦上添花，庐州府捕快也到了。

众蒙面客竖白旗，自动揭开了假面具。

他们的庐山真面目，正是黄山天都绝峰观日坪上寻宝、分宝，宝物被调包，财迷心窍，到处骚扰行旅镖车，海底捞针，想追回宝物的一群武林健者。让我们再来一次点将录：“秦岭寿星翁”赵不老、“行者棒”吴大用、“瑶池玉女”冯亚男、“铁算盘”陈秀、“褴褛丐”褚百里、“判官笔”孙继滨、“铁扇公子”钱潘、“江北双钩”李广李平、“鬼头刀”周森、“崆峒双怪”郑晃郑灿。共是十二员大将。

庐州府公告罪状是：破坏皇陵、盗取国宝。罪名是：江洋大盗，押入大牢，秋后处决。

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！

庐州府城外一家没字号的小小客栈，门前挂了这布招，开门做生意了。

五位劲装疾服的汉子，看了看小客栈的布招，向店门走去。

店小二迎上道：“客官，您早，几位是打尖，还是住店？”

其中一位道：“打尖，有什么好吃的、喝的，越快越好，大爷们还要赶路。”

店小二边将几位往里迎，边道：“有，有，我这就给您几位准备。”

店里陈列简陋，只有两张摇摇欲倒的破桌子，这种小店，有钱的客商是不会光顾的。

五人围坐一张破桌子，好半天没一个开腔，空气很沉闷。

一壶酒，几碟小菜，一大盘窝窝头，端上了，店小二道：“不当餐，您几位凑合点。”

饥不择食，几人狼吞虎咽起来。边吃喝边谈。

“老大，咱们已是囊空如洗，为什么不去府台衙门领赏去？”

“老三，你怎么不从脑子过一过，为了那点微不足道的赏银，署名具领，传进死囚‘秦岭寿星’赵不老等人耳中，播送到江湖道，给咱们套上‘出卖朋友’四字名声，咱们还能不